

十 日 刊 第 九 期

民主公論

民 國 二 十 五 年 六 月 二 十 一 日

由行政效率想到紹興師爺

林 雅

『「紹興師爺」的制度，雖隨錫頂補樹以俱去，而「紹興師爺」的精神與主義則仍存在於大禮帽和西服洋裝之間』

漫談上海的高等教育

柳君石

閒 話 宦 僚

程景賢

『官僚的宗教是一種多神教。他們所崇拜的神有三位：武聖關爺、財神、佛』

德 國 的 青 年 訓 練

程國啟

Oswald Spengler 及其著作 張丕介

每 份 售 洋 五 分

全 年 二 元

(郵費在內)

是 非 公 論 第九期

本刊投稿簡章

內 容

由行政效率想到紹興師爺 林 雅(二)

漫談上海的高等教育 柳君石(八)

閒話官僚 程景賢(三)

由西湖說到錢塘江大橋 吳啓中(四)

南京市之我觀 張 崑(六)

通信：德國的青年訓練 程國敷(五)

書評：Oswald Spengler 及其著作簡

單介紹 張丕介(四)

(六) 寄來稿件本刊有刪改之權。

(七) 來稿請交南京鐵管巷瑞福里三號本社

編輯部。

(一) 本刊歡迎投稿，然須與本刊原則相合。

(二) 譯稿希並寄原文，或指出原書。

(三) 寄稿須具姓名，加蓋圖章，並書明通信地址。

(四) 本社因經費有限，來稿除贈送本刊外

，恕不另報酬。

由行政效率想到紹興師爺

在現在中國這種行政組織中，談到行政效率，就不能不令人聯想到「紹興師爺」。因為「紹興師爺」的時代，雖然已經過去，而「紹興師爺」的衣鉢，則仍繼續存在：「紹興師爺」的精神與主義，且正在發揚光大，較之過去，幾有過無不及之慨。

大凡一種人事現象，而能風行社會，多半是現實制度下的一種實際的需要。相公堂子之所以盛行清季，由於禁止官吏宿娼，宿娼有玷官箴。飯店跳舞之所以風行於現在的首都，由於廢除公娼制度，喪失了有閒階級業餘活動的地盤。「紹興師爺」又何能例外？所以談到「紹興師爺」，又不能不小題大作，先從中國行政制度說起。

自從嬴政統一六國，結束了戰國時代貴族與國王間的鬥爭，和貴族與貴族間的鬥爭以後，於是中國的政治，便向極端的專制集權這條路上邁進。君主之所以旰食宵衣，勞心焦思的，就是如何去集中這渺茫而不可捉摸的大權，和如何再把這至高無上的大權，去普遍地施用。可是像中國這樣廣大的國家，雖然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然而天

高皇帝遠，要把王權由近及遠，由上至下，去普遍地施用

，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勢非利用其他的仲介機關不可。

但這和集權的原則，又是絕對不相容的，因為要利用仲

介機關，便須以委託的方式，把權力分散出去。一方面要

集權，一方面又不能不分權；分權的目的就是集權，集權

的方法就是分權。中國兩千年來的行政制度，便在這種矛盾的原則中演進。有矛盾的對立，自然就會有矛盾的解決，解決此種矛盾的方法，就是在治事的官吏上面，再加上許多治官吏的官吏。前者幫助皇帝去普遍地施用權力，後者幫助皇帝去嚴密地集中權力。無論皇帝是代表奴主國家的王權也好，代表前資本主義社會的專制王權也好，皇帝的實質雖然不斷地變化，而由這種矛盾律中所產生的統治技術，則只有修正，沒有變更。行政效率固然受牠的影響，「紹興師爺」也是牠的產物。

現在讓我們先從中國歷代來的行政制度和統治技術來看看吧。嬴政雖然建立了統一的專制國家，但這已和『王幾千里』情形，完全不同了，雖鞭之長，難及馬腹，所以

只好像公司設支店那樣，把天下分成三十六郡，設立了三十六所的皇帝派出所。不過這三十六個派出所，雖然和從前的諸侯不同，但究竟不是皇帝本身或本身的毫毛，能夠一抖尾巴，又復毫不猶疑地變成一人，要他們去代『天』巡狩，也難免有太阿倒持的危險。在這種矛盾的對立中，便產生了所謂監郡御史的制度。當時把監郡御史的權力，不獨可以監視郡守，而且還可以直及縣令縣尉。郡守已經是一半『治官的官』，監郡御史可算是治『治官的官』的官了。伴君如伴虎，在君主專制的行政制度中，這話實並不是一種毫無經驗的諭言。

漢承秦制，一方面完成地方分治的組織，一方面更加緊中央的集權。最初也是遺丞史分刺諸州，並無常官，在制度上和作用上，都和現在行政院派祕書參事視察各地政治情況相同。從「刺」字的意義上看來，似乎還含有一點秘密偵察的意味。到了劉徹，便把這種『並無常官』的視察專員，變成確有職守的刺史制度。分天下爲十三州，除一州屬司隸校尉以外，其餘十二州，各設刺史一人，部郡國若干。照原則上講，刺史既能部領郡國，其階級和職權，自然應該要比郡的行政首長（太守）較高。可是事實上並不

如此，太守的秩位是二千石，刺史的秩位才六百石；太守可以兼管軍民財政，而刺史的職權，則只『以六條問事，非條所問卽不省』，其目的純在考地方官吏的『殿最』，每年對皇帝作一個報告（奏事）而已。所謂六條，就是：（1）強宗豪右，田宅踰制，以強凌弱，以衆暴寡；（2）二千石不奉詔書，違承典制；背公向私，旁詔守利；侵漁百姓，聚斂爲奸；（3）二千石不卹疑獄，風厲殺人；怒則任刑，喜則任賞；煩擾苛暴，剝戮黎元，爲百姓所疾，山崩石裂，妖祥讖言；（4）二千石選署不平，苟阿所愛，蔽賢籠頑；（5）二千石子弟怙恃榮勢，請託所盟；（6）二千石違公下比，阿附豪強，通行貨賂，割損政令。如果我們把這六條來詳細分析一下，則刺史的設立，幾乎專是爲着找二千石（太守）的『差兒』的，不獨二千石本身的一切行動，須受制裁，就是二千石子弟的行動，也可以累及他的官運。其作用無非是在防止二千石利用其政治地位，樹立自己的社會基礎，養成以個人爲中心的政治勢力，而危害到君權的統治。其方法就是挑起人民對於地方官吏的輕視心理，使其常有『泰山高矣，泰山之上還有天』的感覺。認識了地方官吏的權力是皇帝給與的，皇帝可以自由給與

，但也可以隨時收回；地方官吏如果離開了皇帝，便什麼權力也沒有；地方官吏除了代皇帝統治萬民以外，便什麼也不能做。又因為太守是代表皇帝（君權）去統治下民的（分權），為尊重君權起見，所以其品級職位便不能不高，否則難免使下民忽視君權。刺史是代表皇帝去管理官吏的（集權），所以其階級品位，便不能不低，使一般人很明顯地認識其重要不在刺史的本身，而在其所負的很狹隘的使命，否則也難免有使集權反變成分權的危險。試思以一個六百石的官吏，而要部領五個乃至十二個二千石以上的官吏，中間還夾雜着許多皇親貴戚，強宗豪右，他如果離開了皇帝的掩護，其本身是如何的危險？但如果他本身的政治地位，和社會勢力，真能統治着這麼大的地盤，則對於皇帝的本身，又是多麼危險？！後來的州牧，（州牧是由刺史演化而來的，不過其秩位已非六百石而提高到了二千石。）均懷着稱帝稱王的野心，便是一個很好的例證。

像這樣一種尖銳化的矛盾，而要從中去找出一條解決的道路，真不能不佩服我們先民們的統治技術。君主專制的政路，便隨着這種精妙的統治技術的進展而日形鞏固。可是凡事物在其成長的過程中，常帶來了毀滅其本身的種

子。分工、集中、壟斷和自由競爭等，完成了資本主義的組織，同時也就帶來了恐慌、失業、和生產過剩等來毀滅資本主義的危機。以官治官的統治技術，成熟了君主專制的政體的組織，同時也就帶來了腐蝕君主專制政體的『紹興師爺制度』。

上面已經說過，隨着時代的進展，這種統治的技術，只有修正，沒有變更。所以自漢以後，雖然皇帝換了好幾姓，而這種以官治官的行政組織，却一天發達一天，並沒有摧毀，後來的且常鑑於過去的失敗，而在其缺點上有所補充。到了宋代，這種組織，已經發達得很完密了。他不僅在中央設有專門監察的機關御史台，而且在地方行政組織中，還加了一層監司機關的組織。不獨把地方最高的軍政（帥司）財政（漕司）司法（憲司）建設（倉司）等各種政務，分開成爲獨立的機關，而且還均給以對地方行政機關的監司任務。不獨上下可以對立，就是正副（知府公事，須長史通判簽議連書），方許行下。）也常發生齷齪。不獨把外官分爲親民和釐務二等，就是最重要的『權知軍州事』等官，也並非本職，『惟以若差遣爲資歷』，好像隨時可以撤消似的。這樣一來，整個的政治組織，便恰如

一部龐大笨重的機器，靜候君主個人去發動。被裝置在此組織的各人，也好像機器的各部門，只有在那唯一的發動的推進中，才能去盡他們局部的互相消長的任務。杯酒釋兵柄時的集權的目的，固然可以毫無遺憾地達到，同時行政效能也就因此而消失殆盡。因為在這種遍地鉏麑，橫欲噬人的環境中，做官的人除了談談與實際無關的性理問題，無為保位以外，還有什麼可做？又還敢做什麼？！後來有人批評司馬光惟知撓新法而不別求良法，諱言利而不自思生利，其實他那裏曉得這完全是過去一千多年來行政制度之必然的結果。司馬光不過比較滑頭，認清了這種不可抗拒的勢力，不願跟着王安石去做那種費力不討好的笨事而已。所以在中國的官場中，只能作消極的「好官」，而不能作積極的「能官」；在中國歷史中，也只有循吏傳而無能吏傳；能夠做到消極的「不擾民」，在行政效率上，就已經是很高的紀錄了。但是人事日形繁複，官的需要，也日漸增多，抽象的性理的討論，既不一定人人皆能，也不是任何環境，都可適用，而無為保位的工具，在官場中又是一種很普遍的需要，於是「紹興師爺」，便應運而生，來補救了這種缺點。

說到『紹興師爺』，自然還得要先說說滿清的行政組織。過去的中國人，常常喜歡說『胡虜無百年之運』，其實這並沒含有什麼神祕的原則，只不過是胡虜入主中夏，除了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對立而外，還存在着一種民族的對立。這兩條戰線，常因民族意識的支配而聯合成爲一條戰線，其反抗的力量，自然也就比較強大，容易推翻那現實的統治勢力。滿清入主中國以後，便首先注意到這個問題，把兩條防禦線，也聯合成爲一條狠堅固的壕塹。就其行政組織來看，無論那一方面，都不能離開上述的原則。最初便建立一種滿人與漢人的對立，由尙書侍郎乃至於軍機章京等，都是滿漢各半，用漢官來統治漢人，同時復用滿官來統治或監視漢官。其次便是中央與地方的對立，中央各部或內閣軍機等處機關，在形式上似乎是全國最高的行政機關，但除以皇帝的上諭名義以外，並不能直接指揮地方各機關。地方各行政機關的首領如總督巡撫等，並不一定要經過中央各機關的仲介，而可以直接和皇帝打交道。可是中央各機關的部議，常可以阻止地方行政機關的計劃，地方行政機關的奏事，也可以駁回中央各機關的指導。其次便是中央各機關的內部的矛盾，和地方與地方的對

立。例如中央各部的最高長官是兩尚書，次官是四侍郎，尚書與尚書，侍郎與侍郎，自然是各不相下，就是尚書與侍郎，也彼此管不着，如在政務上有糾紛，必須訴之於皇帝，才能得到解決。皇帝在事實上成爲各部的行政長官，只有皇帝才能爲各部做一點事。又如各地方最高的行政長

官總督和巡撫，在形式上雖有統屬的狀態，而實則一個兼有右都御史銜，一個兼有右副都御史銜，都有單獨上奏的職權，都能互相參劾，最後的勝利，還是要決之於皇帝的信任與否，皇帝在事實上又變成了各地方的行政長官，也只有皇帝才能替地方作一點事。於是中央各機關，只不過是皇帝的耳目，而地方各機關，則直接爲皇帝盡爪牙的任務。其統治的技術，固較趙宋西漢進步，同時其腐化的程度，也較趙宋西漢更甚。至於說到省以下的各級行政組織，那更是名目繁多，實際毫無，除了知縣是親民之官以外，其餘大都是管官的官。管官是主要的任務，管事不過是爲達到此任務而設的一種手段。在這種 Check 和 balance 的情況之下，要去追求行政效率，不是白日見鬼麼？因爲他們一行作吏，已經是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動也不敢動，更那裏談得到做事？談得到行政效率？萬一

要動，那只好請教『紹興師爺』；萬一要提高行政效率，也只好請教『紹興師爺』。『紹興師爺制度』，在有清一代的行政組織中，幾乎成爲英國的內閣制度，在法律上沒有具體規定的明文，而在事實上則已佔據了行政組織的中心地位。

就上述各點看來，可知『紹興師爺』的基礎，完全建築在君主專制政體的 Check 政策上面。他們的任務，就是替主人去應付這種 Check 的局面，他們的重要，也就是有這種應付的專門技能。如果我們承認演戲、說書、看相、算命、當律師，是一種自由職業，那麼，『紹興師爺』也可算是三百六十行中的一行職業。他們的職業，就是替主人去辦理承上啓下的往來公文。『敬稟恭維除舊歲；等因奉此過新年』，從這付對聯上便可以看出他們的專業。又因爲他們也有父傳子或者師傳弟的一種祕訣，不到相當的時期，或者相當的程度，是決不能接受此種衣鉢，自由營業的，所以他們雖然沒有具體的組織，但要把他們看作手工業時期的「基爾特」，的確也當之無愧。他們的所謂祕訣，就是三大原則，（1）凡是上行的公文，則在『理合呈請』的中間，把責任儘量地向上推；（2）凡是下

行的公文，則在『爲此令仰』的中間，把責任儘量向下推；（3）凡是平行的公文，則既不把責任向自己身上壓，也不把責任向對方推，因爲你如推去，他也會仍然原璧奉趙的。必須設法把責任向第三者身上推去。這樣地推來推去，事情雖仍然擺在那裏，絲毫沒有變動，而凡有關係的各機關各官吏，對於其本身的責任，則在『紹興師爺』的魔術之下，久已完全卸盡。加之他們因衣於斯，食於斯，妻兒子女於斯的原故，腦子裏的Common Law 和判例，又特別的多，旁證博引，沒有不可邏輯上去的罪由，也沒有不可以推脫乾淨的責任。試思在那皇帝網張六面的環境中，官吏們真好像已經入網的魚一樣，只要稍爲活動一下，隨處都有碰着鉤子的危險。他又安得不採取臥治的辦法，從政簡刑清這條路上去着手。是非只爲多開口，煩惱皆因強出頭，如果你要想建功立業，多所更張，則中山未下，謗書久已盈篋。否則只要在任內沒有特別的事故發生，熬得三年任滿，穩穩當當可以得到一個『異常勞績』的保舉。把這兩方面的利害關係，比較一下，他又何樂而不履步；或者酒食徵逐，拉拉交情呢？於此我們可以知道，在

君主專制政體的行政組織中，是採取不要做事或不能做事的 Check 而『紹興師爺』的政策，便是從這不能做事或不必做事的中間，去找出一條升官發財的路線。所以在當時凡初出茅廬的青年官僚，如果不找一個老練的『紹興師爺』去幫助他，沒有不墮事的。『紹興師爺』之在當日，其『走紅』的程度，比現在的一般專家，真不知要高出了多少倍！至於說到行政效率，那除了『紹興師爺』的公文程式以外，只有天曉得。

辛亥革命，雖然把皇帝革掉了，然而爲皇帝所使用的，一切治術，還仍然繼續存在，沒有革掉。所以『紹興師爺』的制度，雖隨鉅頂補掛以俱去，而『紹興師爺』的精神與主義，則仍存在於大禮帽和西服洋裝之間。即使在穿中山裝的現代，談行政效率的，也並不能超出等因奉此的範圍以外。反之，等因奉此的範圍，還因所謂計劃報告、工作大綱，會同審查等新的方式，把牠擴展得較從前更大。記得在十八九年間，南京官場中盛行着所謂三大原則。在我們胖子院長所領導的各機關中的三大原則就是『交交交』；在我們和尚院長所主持的各機關中的三大原則就是『看看』。甚麼叫作『交交交』？即凡一件公文來了，你只

要看牠和那一機關有關係；便批着交某機關辦理，萬不可提出主觀的肯定的意見。能夠事事找得出交的機關，件件交得乾乾淨淨，赤條條來去無牽掛，那就是上乘。甚麼叫作『看看看』？即凡一件公文來了，你且不要急色兒似的就去辦理，看了便把牠擋下來，直到人家來催的時候，你再拿出來看看，看後又仍然擋下，人家第二次來催的時候，你又拿出來看看，看後也仍然擋下，非至萬不得已，不能再看再擋時，萬不可即去辦理。經過如此的三看三思的手續，然後再拿出去，即使不能達到盡善盡美的境地，也總可以『言寡尤』『行寡悔』了。可是行政效率哪！我的天！像這樣以個人的利害爲出發點，但求無過的行政哲學，我們說他遠承『紹興師爺』的衣鉢，似乎也並不算是過火。所以在現在要來提高行政效率，首先應該注意的，就是如何去掃除行政組織中，由君主專制政體遺留下來的那種 Check 的原則，一切機關的設置，應該以治事爲主要的任務，治人爲附帶的任務，使人人有放手做事的可能。其次則機關的設立和機關中人員的設置，也應該以簡單到和必要的程度相適合爲原則，這樣便可以使責有攸歸，義無旁貸，掃除行政組織中的『紹興師爺』主義，而達到綜

數名實的結果。例如現在的行政會議，凡各部所提出的非例行的公事，照例是先交幾個部長去會同審查。各受審查大命的部長，又你遷就我我顧慮你地選了一個龍多不相碍的黃道吉日，然後回來指派了一位秘書科長專員乃至於錄事之流的人前往代表審查；代表審查之後，又把意見簽呈部長；各部長又會同把審查報告呈報行政會議；行政會議即根據審查的報告，交關係各部執行。像這樣地九轉十八灣，假設是論功行賞，則由行政院長到各部的錄事，都應該有分，都可以據理力爭。但萬一不幸而出了『差子』，則最初提出來的部長說：這是行政會議決定的；行政會議說：我的決定，是根據他們的審查報告；負責審查責任的部長說：我一方面是根據代表的簽呈，同時還仍然原封未動地把簽呈意見呈報了行政會議；簽呈的代表也可以說：我正因爲人微言輕，沒有決定的權責，所以才簽呈給你，這樣地循環推脫，不活現是一個『新紹興師爺制度』麼？責任問題，固無法解決，行政效率，也大受影響。如果再不從行政組織的原則，和行政政策的運用上面去求改進，而惟注意於瑣碎的人事問題，則捨本齊末，儘管提倡新生活運動也好，加長辦公時間也好，實施公務人員的體力訓練

也好，設置行政督察專員也好，派祕書參事出去代天子巡狩也好，『紹興師爺』便可以腐蝕一切而有餘。中山先生曾經昭示我們：『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我希望我們的努力同志們，今後把眼睛要放開展一點，不要

陷於能察秋毫，而不能見輿薪的錯誤，弄得努力的結果，歲歲年年，還是『敬稟恭維除舊歲，等因奉此過新年。』

林雅 六月十四。

漫談上海的高等教育

一個學年又快滿了，該是回頭過去想想的時候，尤其是我們吃白粉的。還是吃了一年白得像粉筆般的機米呢？

還是真正教了幾個阿斗或阿丑呢？我在這個地方已混了好幾年了，每每這些問題湧上心來，可從來不知怎樣答，反正我是活下去的，同時許多人也活下去，事情似不嚴重，樂得馬馬虎虎；在上海這樣多方面的都市，那一樣不令人欣賞？一個水丘爺死了，一個少奶奶愛上汽車夫了，白玉霜唱着潘金蓮，……這個教育勞什子，該放在九霄雲外高閣裏，誰撥開了，誰就不清高。這次我決計不清高了；若再清高下去，怕會讓稀薄的清氣，撕裂血管呢；所以情愿冒大不韙，來談談上海的粉筆界，想借此吸些濁氣活下去而已，並無意思學時髦的農村問題，專訴苦情。

世界上高等教育最發達的城市，大概要算「我們的」上海吧，至少統計是這樣，據去年上海市年鑑：上海高等教育欄中有大學校十二，獨立學院十四，專科學校八，蔚乎大觀！就是拿人口人種最多的紐約來比，怕也要見笑我們呢。這當中有幾個大學專爲「野蠻的中國人」而設，從耶道出發，來教中國人說漂亮英吉利語的；譬如某大學，至今未立案，而不許牠立案的大人先生們的子弟，偏被派到這種地方去學英吉利語，以便到外洋重煮。這是一種「特殊情形」，我們可以不理會。其中也有以專科著名學生從不失業的大學，及十二分有職業性的獨立學院，我既不配說話，又不熟，只好閉口了。剩下的還有一二個國立的，及好幾個私立的大學或獨立學院，便是上海灘上習見

習聞的名字了。

上海人心目中，國立自然比私立「神氣」；這包含著官也的羅輯的聯想，同時私立大學的窮陋氣，道地的上海人看不慣，也是一種原因。記得有個學生因犯了校規，要求我再給他一個考試的機會，我當然掛起校規為護身符，他就衝口大罵私立大學有什麼校規不校規，有錢什麼辦不到？我又打官語：「你未免太污辱學校了！」他笑了笑。過幾天，他得了校長的特許，還不是考了？其實世界上著名的私立大學多着呢，如美國之哈佛，哥倫比亞，芝加哥，在上海何以遭人這樣唾棄呢？難道中國人的官癱就這般濃嗎？怕還是上海的私立大學過於窮酸的緣故吧。你想一個大學每年的經費，不問是十萬二十萬或三十萬，都得靠在那成百成千的學生身上。一個學校的預算定了，第二個步驟，就是拿學生應繳的數目為被除數，除一除算出本年應招學生幾何。若招不滿這數，學校準虧空；除非剪裁得更露骨的陋相，或抵押校產——如有人肯接收的話。所以學校的成功與失敗，全在這個關鍵，其餘普通辦學的條件，可不必「像煞有介事」，閒空時提高聲氣，說幾句，就夠可動人耳目了。在上海招滿一個定額，並不像看起來那樣

難。這幾年不景氣，投考的人固然少些，但何妨全數錄下？若說程度太差，與學校名譽攸關，何妨讓這些天真的求知心切的青年先進來讀一學期，繳了費用，再開除他們不遲。上海有的是投考的人，窮鄉僻野的人，也得見見上海一個大學住些時再說吧，一住也許就是四年。此外上海少爺多的是，叫能掛個名兒，化上百數十元，算得什麼；近來北方着了鬼氣，用上海的生意經眼光去看，各學校也許有一個「好轉」呢。

這種羊毛長在羊身上的算盤，移到中學校，更是簡明透澈了。上海人覺得辦大學準是虧本，辦中學可十拿九穩。這自然由於開銷省，而所收的費用，也許更多些。大學非千人不能維持，中學一二百人就能度日。（上海的小學生一年繳上五六六十元是平常的事）聽說某中學校長，從來不接收任何人介紹的教員。不過你若能介紹進去十個學生，校長立刻請你去教書。四十個學生所繳送的費用，除付給介紹人的薪金外，贏餘幾何，自然那校長知道最清楚。

返過來說那些不閑窮，由部裏源源接濟的大學，該有些樣兒，事實可真不然。某大學的名氣，已通國領教了，

正不知何時可出頭。原來有了錢，也容易招禍。別的地方，終年辛苦，一家未能溫飽，能執粉筆的人，自然把目光都向能溫飽的地方移了。有的私立大學，因為明知這點薪水不能拉住走紅的教員，便暗中或間接鼓勵到別校去兼課，隨便你兼多少課，兼多少職，校方決不過問，甚至以為你拿別地方的錢，到這裏來做事——也許真有這種人。這樣國立大學的柵門外，滿擠着人頭。人多了，就得用各種簡便投機偷巧的手段來競爭，於是五花八門，弄得場內場外的人，都頭昏眼花。結果是誰也認不清大學的重心在那裏。正經的工作，大家不理會；而實力所在的地方，大家來湊熱鬧，玩花鎗，翻筋斗，倒豎蜻蜓等等……高興的時候，大家來比一下武，更顯得威風。只落粉筆被封鎖在紙匣裏，暗地哭泣不知那一天輪着牠們在黑板上耀武揚威？

不論怎樣，在這種情況下，那些拿粉筆，想混口飯吃的人，是怪可憐見的！拿得穩的地方，賺了不夠吃；夠吃的偏拿不着，拿着了，任憑你用盡智慧，偏偏教你拿不穩。惟一的萬全之策是兼課或兼職，務使自己退可以守，進可以攻。攻着了，撈一筆「外快」，（有一二個兼得最得法的每月收入千元以上）退回來也不致餓死。苦是夠苦了

，今日坐洋車跑十幾里，明天坐公共汽車跑三十里，後天坐校車跑二十餘里，如是周而復始。若遇天大風雨或大雪時，或掛停戰牌或乘機呼吸些新鮮空氣，由你便了。有時新鮮空氣吸多了，兩腿都是重量。妙處是你從這個教員休息室，踏進二三十里外的另一教員休息室，所見的多是舊雨重逢，立刻可以談笑風生，心照不宣，也算是一種精神上的愉快吧。

這些都以生活爲目標，學問是一種手段而已。照物律我們自然挑最不費力的手段。同樣的課本，不妨在各校教上十年八年。圖書館有否好用的書，無甚關係；就是你去翻遍各種書，你得的還不是那幾張法幣？若有高雅之士，譏笑我們的陋，未免太不人道了。第一要知道，如果我們有餘力，我們的餘力都在來回的路上消失了。第二我們得的是什麼報酬？拉散車的低至一元半，高至四元；包月的自百數十元到二百元左右，教上十四五小時，還得去搶才有呢。（國立大學自然高得多，而搶則一也）遇到暑期，一個月或竟至全期，領不着半個大。上海生活這樣貴，爲着餉口，真叫人掉眼淚，高雅的人兒，你搬書箱到上海來活活看！

關於學生老爺們，似可不說。若撇開遺傳，單論環境，即可想見。先說他們的功課。一個私立大學所開課程的數目，與整個預算一般，都以最粗淺的數學爲根據。譬如這系學生有多少，進款幾何，便開幾小時的課，至於一系該有什麼課，只好在這限定的數目內活動了。這好像校門外賣飯票的小飯館，錢是繳了，隨便挑點吃吧。根本沒有什麼標準菜那回事。有時菜名是三鮮湯，實際是干絲茭白蘿蔔之流；有時菜名是醋溜排骨，實際是稻草上擺幾塊臭骨頭而已。好得在這種不景氣下，大家都得吃着。其中錢特別多的，另想辦法，到跳舞場去吃，到電影院去吃，或到女朋友家去吃，上海儘夠多這些花樣兒！關於這些，六月一日上海大公報社評論中國青年與日本說得好：「論者慎勿以都會少數人驕奢淫逸之風氣例全國」。所以該不論了。

上面所說這些話，也許說得過分了，至多只能概括某種學校，某種情形；有許多學校，許多熱心者，正不斷地努力着。但統體說，上海高等教育的虛費——精神的虛費，青年時間的虛費，教員智力的虛費，經濟的虛費，是不容否認的。這十二個大學，十四個獨立學院八個專科學校，歲入的費總計在五百五十萬左右，而上海至今沒有一個像樣的圖書館，就可想而知這筆大錢是怎樣虛擲了。現在不是流行着統制這名稱嗎？上海的高等教育，大有統制之必要。我們爲什麼不爲通盤籌算，拿這筆錢辦一個像樣的上海大學，而定要去讓各人去辦螞蟻般的大學？照現在情形論，一個大學最多只配辦一個學院，如交通之專辦工程學院。若論到商學院，上海比全國的商學院怕還要多，而上海各個商學院的成績在那裏？（我們希望大學的商學院，不單是訓練銀行行員而已）恐不及南開的經濟調查所遠甚。原因自然是精神與金錢的虛費。聽說朱經農先生曾經有過計劃合併上海各大學而爲一，不知爲何沒有下文了。

合併上海各大學有二個條件：第一教育部須備一筆大款將各私立大學的校債還清；第二併後須保持文化機關獨立或清高的宗旨，不然難免流爲現存國立大學的狀態。我們等着吧。（君石）

閒話官僚

破題

自從封建制度崩解，集權國家成立以後，治理者與統治者因之分離。治理者是以官爲職業的。所謂官僚也者，便因之而產生了。由此可知官僚是集權國家的一種附生份子。這種官僚份子好比一種極危險的微生物，傳染的力量是最大，而且極其頑固，不易撲滅。自從他們出現於政治舞台以後，不久便佔有巨大的勢力，根深而蒂固；他們支配政制，控制治權，而使政治成了官僚政治。關於官僚政治，我們暫不談。現在，讓我們來談這種「已經成了國家和政治上的一種毒瘤」的官僚罷。

主義

官僚是「自己本位」主義者。他們無論做什麼事，無論在何時何地，總是以自己個人的利害做前提。他們的思想和行爲，時時刻刻都放着一個「我」在。建設也好，賑災也好，救國也好，甚至替老太太做壽也好，他們總要計

算計算看，這件事做去，是不是與我自己有利益，是不是可以在裏面撈得着什麼。比如建設，無論是造一條路，或是建一座房，中間便會「別有好處」。所以官僚上台，最喜他們的手，中間便會「別有好處」。所以官僚上台，最喜建設。又如賑災，真是「阿彌陀佛」，「救苦救難」，「修子修孫」的事體。這裏面還有什麼好處？但是官僚在野，最喜歡這種事體。一方面可藉此博得「萬家生佛」之名，他方面又可坐收「以慈善事業起家」之實。又如救國，國難當前，凡有血氣之倫，誰不覺得「匹夫有責」？如果不是喪心病狂，誰肯別生花樣？不過官僚不這樣的想，不這樣的做。甯可我負國家，休教國家負我。「救國」其名，而「救己」其實。他們借此，可以「爭權」，可以「奪利」，可以「營私」。又如做壽，自是「孝子賢孫」的勾當，還有什麼可批評。你想，便算你是強盜心腸，恐怕也不想在自己父母的「壽」裏榨取油水的。官僚則否。做壽也是他們的「生財大道」之一。做壽，不但可以顯「父母」，還能藉此弄上幾十萬，那又何樂而不爲呢？總之

一個「自己本位」主義者，只要是與個人有利益的話，什麼事都做得出。像這種妥善的「名利雙歸」的勾當還算好的了，他們爲了自己，可以拿女兒來做贈品，可以賣朋友，甚至於賣國也可以。

心理

這年頭，『土廢其讀、農廢其耕、工廢其技、商廢其業，皆注意官之一字』，官之迷人也如此。官這東西，既然是這樣的迷人，何以「做此官」的，反而都怕承認是做官呢？我們不是常常可以聽得見嗎？某甲上台了，他說，『我是做事，不是做官』。某乙又升官了，他說，『我個人的興趣，其實不在這裏』。某丙下台而又上台了，他說，『此番從政，委實是不得已』。都裝着小腳走，捏着鼻子講，一種自怨自艾的神氣，好像官真做不得，真不願意做。這一件希奇的事！這種心理是反常的；這便是官僚的心理！

其實做官並不是一件丟人的事，何必諱！當然啦，被

綁票，而致跳入火坑，自是一種痛苦，誰不表同情。不過既「做此官」，只要忠於職守，硬幹、苦幹、死幹，任勞

任怨，自然會得到國人的推崇。如果不祕，不書、不長，送往迎來，一味敷衍，隨你口吐蓮花，終難免要引起閒人的誤會，說是「官僚」。

宗教

官僚的宗教是一種多神教。他們所崇拜的神有三位：武聖關爺、財神、佛。這年頭，只要關爺一歡喜，阿貓阿狗都可一步登天的。所以他們崇拜關爺，關爺已成了他們的上帝。他們上台，最敬財神；下台，則喜學佛。這教也有一部聖經，計分三品：章一是吹，章二是拍，章三是騙。凡是信徒對於自己所奉的教，所拜的神，照說一定是『誠悅而心服之』。官僚則否。他們拜神，別有作用。學佛，無非是散散心，解解悶，裝裝面子。拜關爺，爲了那是一條求官的捷徑。敬財神，并非是特別瞧得起，只不過因爲『千里爲官只爲財』這點而已。

還有種種

得了我們的地方，他百姓固然要，難道官就不要麼？沒有官，誰帮他治百姓呢？所以我決計不愁這個。他們要瓜分就讓他們瓜分，與我毫不相干」。這話說得十分澈底，推論也極其正確。尤其在現在看，更是覺得有道理。

一個人所知道的是有限，所能做的也有限。所以一個人最好是談談自己真知道的，做做自己真能做的。官僚則否。他們好像是無所不知，無所不能。他們最喜談自己所不很了解的東西，最喜做自己所不能夠做的事體。這裏一

由西湖說到錢塘江大橋

嵐影波光，秀麗絕倫：「濃粧淡抹總相宜」的西子湖，每年不知吸引了多多少少的游客，這裏面有從春申江畔十里洋場的銅臭氛圍裏鑽出來的達商巨賈，也有從石頭城下勢利薰天的宦海中偷得幾日閒跑得來的權貴顯要；有名利場中失意過來的騷人墨客；也有名成利就「悠哉游哉聊以卒歲」的士紳遺老；有寄情於山水的藝術家，文學家和詩人，想從這兒得些「烟土披里純」（Inspiration）；也有沉醉於愛河中的熱情的青春男女，希望能獲得更深刻的

提倡，那邊一發起。他們真懂得嗎？真個去做嗎？不，不，官僚說，無非是做面子。比如尊經救國。這是聖人之徒的畢生事業。然而尊經救國之聲一響，官僚們好像別有用心，失意官僚而兼漢奸者，也居然「當仁不讓」，組織什麼大義社，從事提倡。好像他們也深知，在這「人心不古，廉恥喪盡」的年頭，非尊經，復古，提倡舊道德，不足以救亡」似的。這真是天曉得了！（程景賢六月十五日）

陶醉；還有不少成羣結隊生氣勃勃的學生，到這兒來旅行，得到了心靈上的調劑，預備回去加緊地讀書救國；更有掛黃布袋數着念珠的善男信女，朝山進香，憧憬着渺茫的未來的極樂世界。雖說在這「山雨欲來風滿樓」的國勢之下，今年西湖的香市，非但不此往年減色，反而更加熱鬧。火車、汽車、輪船、民船、從四面八方把形形色色的旅客，一批批地載了來，又一批批地送了去，因為有了閏三月的關係，今年就有兩個香市，越發拖長了熱鬧的時期，

無怪乎旅館老板，船夫船娘，要加倍高興了，據申報的紀載，四月十日那幾天，是外國清明節，又是本國銀行業所特定的掃墓節，由上海到杭州來游覽的有一萬餘人，估計游覽費達四十萬元，盛況爲前所未見，這是國家真正地有了復興的轉機纔充滿着活躍的氣息呢？還是這快要滅亡的頹廢的老大民族，將死以前的「迴光返照」呢？在這苦悶到了極度的時代，對着這美麗的湖山，凡是神經沒有整個地麻木了的人們，總免不了有「萬方多難此登臨」的感覺吧？也許在不遠的將來，我們從湖上吸不到自由的空氣，像現在寄居在死了的北平的人們一樣，這當然決不是我們所希望的。

從西湖的南面，沿着公路，穿出了虎跑山谷，就是錢塘江邊，一旁聳立着那靠山臨水的十多層高的六和塔，這兒是杭州的另外一角。正當湖上游客頂盛的時候，我們同時可以在這兒看到成千的工人，在機械的轉動聲，鋼鐵的撞擊聲，和三合土的混和傾注聲中，日夜忙碌地工作着，他們正在辛苦地努力地迅速地經營着一座偉大的新建築，那就是橫跨這二里多寬的江面的錢塘江大橋了。橋身分兩層，上是公路和人行道，下層是鐵道，高三十五呎，寬二

十呎，總長四千五百五十呎。預算要用五千噸的鋼鐵，七萬桶的水泥，和二千根的自五十呎至一百呎長的木，估計全部建築費用達伍百萬元，以織巧優柔着稱的江南，居然有這樣一座偉大建築物出現的可能，這也許可以說是一種奇蹟，將來到杭州游歷的人們，在飽覽了西子的湖光山色以後，無疑地會跑到這橋上來瞻仰一番，登上橋頂，倚在橋欄上，眺望着二里寬江面的上下游，滔滔江水不斷東流，這比湖上的風光又另一番雄壯的氣象。

這橋當然是負有重大的使命，決不是拿來點綴這江上的景色的，根據錢江義渡的統計，每天渡江人數最少一萬一千餘人，在陰曆臘月風雲載途的時候，多至二萬人，因爲那時候作客他鄉的商旅都要回家度歲，單就這點來觀察，這橋就有建築的必要了，橋的北岸的滬杭甬鐵路接軌，並聯絡杭富公路，南岸與浙贛鐵路，滬杭甬鐵路，及浙東公路連接，小言之，牠足以溝通兩浙的一切；大言之，將來浙贛鐵路展築到萍鄉，和粵漢鐵路打通，完成東南鐵路幹線，從上海可於四十小時內直達廣州，這對於東南國防上，政治上，經濟上，文化上的影響都是很巨大的。因爲這橋有這樣的重要性，所以終於不顧一切的困難，在民國

廿三年十一月開工了。

任何巨大的建設事業，總是萬分艱難的，這橋也不能例外。聯合式的鐵道公路兩用橋，在中國還是創見；因為地質上的關係，水底百多呎深的基礎工事是施工頂難的一點；江水的暴漲，有很大的破壞能力；更加以經費的拮据

，工期的短促，和本國人才學識經驗的有限；這一切對於橋的進行都發生很大的阻力，在開工後不久，遇到了一次洪水，靠南岸的一個圍堰沖毀了，遭了相當的損失，最近一個七百二十噸重的三合土沉箱，在浮出來的時候，因為水勢太猛了，兩隻拖沉箱的輪船拖不住牠，反而被牠拖向下游去，當時急煞了橋工處的人員，連忙臨時調集了那時候江面附近所有來往的商輪，共有十多隻，會同幫忙，總算把那龐大笨重沉箱逆水拖了轉來，安在橋墩的位置上，可是不幸隔了沒多久，一潮來了，又把沉箱冲向上流，擋在六和塔前面的山麓，一直到現在還擋在那兒，據說要等

大潮水再來的時候，再設法拖回。還有一件不幸的事情，發生幾個月以前：一個工人在橋墩的氣箱裏面，執着蠟燭燈，沾在梯子上工作，偶不小心，從梯子上跌入箱底，火燃着了他的蓑衣，活活地把他燒死了，這是為建設而犧牲的無名英雄呵！

雖說這橋的進行，接二連三地遭逢了不幸，因為主持者有很大的毅力和決心，經了一年半努力，現在總算有了相當的表現了。我們現在可以看到那靠岸的幾個橋墩，巍然地聳出了水面；北岸的引橋，也已大致安裝就緒；正橋上的鋼架一座座地堅立在岸邊，只等橋樑完成就運去安裝。據目前的估計，明年三月橋墩工程可以竣工，六月全橋繼續不斷的努力，我們拭目翹望着這「征服自然」的偉績的success！

（吳啓中寄自杭垣，六月十二日）

南京之我觀

南京自改為首都以來，對於建設方面，確有不少的進步。人口頻年的增加，建築逐步的趨新，這自然是市的進

展。不錯，現在的南京，是一個繁華的，莊嚴的大都市了。這裏巍立着高聳的大廈，這裏縱橫着寬廣的馬路，日裏行駛穿梭的汽車，夜裏光耀燦爛的霓虹燈。這裏充滿着華麗的，無物不備的商店，這裏遍設着偉大的，資本雄厚的銀行，這裏有富麗堂皇的貴族化大飯店和跳舞廳，這裏有舒適講究的時代化電影院和咖啡館。處處是表現着蓬勃的氣象，具有都市的風光，這何嘗不能比美于歐美呢。但細察小巷僻處，路面狹小，瓦礫凹陷，池不像池的污水之數丘，不像丘的穢物之堆，真是美中不足，固然限于經費，勢有不能特殊的設建，但普通的修理，清潔的注意，是輕而易舉的，何竟顧彼而失此也。茲將偏見所及，就其大者數點，作以下之討論。

(一) 遍設公園廣場。現在南京的人口，已經超出百萬，這樣的都市，空氣不潔可知。所以為市民謀幸福，為兒童謀健康，充分的公園是需要的。譬如巴黎，倫敦，一區一個的大公園，馬路林立着的廣場，幾乎合數十家而有一小公園，這是繁華的都市所應有的，南京呢！大小兼併，尚不逾十，有的像夫子廟的小公園，佈置些什麼，浴室廁所，幾佔其半，夏季是茶室，冬季籬門緊閉，又佔其半，

裏面找不着美豔的花，地上尋不着綠茵的草，幾條石燈，所享受休憩者，盡是些衣衫襤襠之輩，所謂公園的真意安在。至若大的，五洲公園，第一公園，雖然有較佳的設備，不過路途遙遠，祇能供市民暇日遊覽之所。於繁華區域內的空氣，毫未裨益，而尤其對於兒童方面。是以有者固宜從事整頓，無者即當計劃添建。譬如較長的馬路，若太平，若中華，均有增闢一二個廣場的可能，照警察廳分駐所的轄區，至少有一個小公園。則不僅供市民日常的遊憩，而兒童的健康問題，裨益不淺焉。

(二) 築闢花園市。(Cite Jardin) 以南京市之大，餘地頗多，盡可劃出一區，闢為花園市，就以現在所規定的新住宅區，改設而施行之，亦無不可。像倫敦的創闢花園市迄今已經有悠久的歷史，有完美的組織。裏面的居民，都是不願外遷，好像是別有天地，不知秦晉，我們盡可仿照，(其內容組織及行政管理當另文討論)假使施行有方，管理得法，則桃源問津，亦不過如此耳。

(三) 整頓小火車。觀南京市的小火車各站，凌亂得暮氣沉沉，行駛着簡陋萎靡的客車，乘坐着不是丘八丘九，就是貧窮土老的旅客。以現在市區與下關間的交通，能供

于市民便利的祇有公共汽車。數年前雖然有人建議行駛電車，而未成事實。不過以新市政家的主張，在繁華的市區不宥電車，因為牠有固定的軌線，反阻礙其他的交通進行。像巴黎的大馬路（Grand Boulevard）一帶，倫敦的中心區，（W.C.）近年來竭力想法，逐步取消。則南京既然欲成一大都市，將來人口愈增，交通愈繁，已有的小火車，確實有相當的助力，況且爲銜接京滬京蕪二線，正欲展長，則尤其重要，所以整頓實不可緩的事。客車的改換，在乎舒適清潔，而在乎講究。車站的修理在乎嬌小整齊，而在乎偉大。增加開行的次數，以利往返，俾中上社會無自備汽車的市民，不至却步焉。現在爲展長路線，市府既已着手借款。假使可能的話，則不妨改行電機車。（Train d'électricité）因為這種車子，無雜聲的擾亂，無煤灰的散播，安適敏捷，當尤爲人所樂就。在巴黎已駛行數年，收效極佳。雖然全部的改築，經費較浩，不過交通的利捷，市區的安靜，兼全其美焉。

(四)訓練交通警。南京的交通警察，于指揮方面，實

在無充分的訓練。這不知道他們還是不盡其職責呢？還是不懂得指揮的常識呢？蓋他們祇顧指揮汽車，而不顧人力車，祇顧人力車的是否點燈，而不問人力車的路線是否拉錯，有時候讓人力車夫，橫衝直穿，即在人行道上，往往任憑車夫阻止行人兜攬生意，或是任憑自行車往返馳驅。在大道上紅綠燈雖然是光照着，有時連汽車的經過，往往失其效力，馬路上釘着的行人穿路線，設而不履，雖有若無，這固然由于市民的智識問題，但亦由于交通警不盡其指導之責。我還記得有一次，問一個交通警路程，脫帽爲禮，殊不料他傲然自若，答以不知。這不僅是附近的路程，爲交通警者應當熟識，爲市民指導，且普通應有的禮貌，尤所不能不曉。雖然南京的交通警，不是個個如此，不過我所遇到的當然是其中的一個。訓練的忽略，有相當的責任罷。

綜觀以上所說的一切，固然就其大者而言，小的問題，又不知凡幾，望當局注意及之。
(張崑)



德國的青年訓練

德國國家社會主義者的信念，其認僅僅獲得政權，不足以爲用，要保持強固的基礎，須從訓練青年着手。如何使無意識的兒童，成爲有意識的主義實行者，担负同一的肩荷，早已成爲他們教育政策的中心。所以希特勒執政以後，德國教育有了激劇的變動，戰後共和政體的理想，僅爲曇花一現，國家的權威，紀律的生活，便變本加厲地實現出來。

目下德國教育宗旨，就在訓練青年，犧牲小我，來爲國家民族服務。他們主張國家先于個人，團體服務的精神，高于一切。理想的國民，須能扞衛國家，嗣續政治主義的生命。本此要求，自必以強化兒童的體格，養成堅毅的意志和民族主義的認識爲出發點。至于智力的發展，則列爲次要的事情。實現的途徑，不專靠學校教育，而另外有一個系統的，強有力的組織的存在。這就是目下德國所採用的青年團，服務營，鄉居年等各種組織，其計劃的偉大，效率的強速，曾引起各國人士的注意。我國年來政治家

教育家，鑒于國民體質的文弱，道德的衰微和國家民族意識的缺乏，方思如何糾正的方法，對此當更有注意的必要。作者漫遊德國，關於是種青年訓練，曾經實地觀察，茲將聞見所得，約畧記述，以資國人之關心此項問題者。

一、青年團(Hitler Jugend)

德國青年團爲建立新德意志的基礎。雖則青年運動在德國已有長久的歷史，但是當時的組織，如『自由的德人』，『自由的鳥』，統由青年自由結合，以求他們本身的解放，和獲得心身的快慰爲目的。今日的組織，因社會背景不同，目的亦自相異。牠們組織嚴密，完全處于國家指導之下，反對青年度着安樂的生活，和謀自身的享受。喚醒他們自己肩上所負的責任，來共同參加爲國家爲民族生命的掙扎。全國青年團總指揮雪拉黑(Schirach)曾經明白說過：

『責任心在人類的生活裏，是唯一的教育因素。無論

何人，在地日後的生活，能夠順利的執行他的職務，就靠早日能夠訓練出一個責任心。

『我希望兒童時刻能夠遇到困難的境遇，來練習一個堅決和應付的手段。自賴在個人生活的掙扎裏，確是比學拉丁文還要重要。』

青年團收容十歲至十八歲的青年，其中依年齡的大小而分前後二段。前段自十歲至十四歲稱為少女團，少年團。後段自十四歲至十八歲稱為女青年團，男青年團。青團團總指揮部，設在柏林，由希特勒任命雪拉黑為總指揮，予以最高之權，一切青年訓練及組織，統受其監督和指導。他再任命各地指導員，並訂立實施的辦法。一九三五年，各地青年指導員數目，約十一萬。他們都是從一種基於一個強有的的政治色彩和軍事紀律的特種學校——地方指導者學校 (*Gebietsföhnerschulen*) 訓練出來，而高等人員則在二個國家指導者學校 (*Reichsföhnerschulen*) 中訓練。

青年團的加入與否，兒童仍有自由，不過實際上，萬

一他不加入，就被一般人認為是一個自私自利的孤獨者，不願來建造新德國的人民。日後也就難于在社會上找尋職

業，就是僥倖得到，也不會有繼續維持下去的希望。這種消極的辦法，很有效果，目下德國兒童，大多數都參加這個團體。

(1) 晚會 在每星期三舉行，自下午八時至十時，年幼者自四時至六時。每組約有兒童二十左右，集于一室，工作皆有預定計劃，大都以德國社會主義為背景，討論政治的社會的生活的諸種問題。並時時藉着雄壯的音樂，來鼓勵團結愛國的精神。

(2) 野營 露宿的生活，是實行軍事訓練的良好機會。有計劃的野營，大都在假日舉行，時期四星期或六星期不等。當假期開始的時候，在街上在車上，常見紛紛成羣結隊的青年，肩上背着炊具，去過他們露宿生活。有將更舉行大團體的實施，如一九三四年，在客文特爾 (*Karwendel*) 山麓，曾有一千個兒童，同過了四星期的生活。據說在一九三五年，享受這種練習的兒童，約在二百萬以上。

(3) 旅行 德國一九三四年六月七日的法令，規定每個學校將星期六，定為國家青年日。是日各校學生，冬日

自上午八時至下午六時，夏日自上午七時至下午七時，須全體實行青年團工作。有時行軍，有時旅行，德國冬日，異常寒冷，他們穿着單薄的衣服，露出兩膝，在雨雪霏霏之下，養成習勞耐苦的精神，毫不畏縮。至于森林廣野間的賽跑或角鬪，也爲是日重要工作之一。

青年團其他活動如在星期日捐錢救濟貧人，也是街上慣見的事情。有時他們自己向人勸捐，有時協助冬日貧人救濟團工作，在車站或戲院前面，集合成羣喊口號，唱歌，引人注意。他們這些爲公服務的舉動，頗引起一般人的敬視，過者常脫帽爲禮。

二、服務營 (Arbeitpdinst)

服務營含有經濟的教育的目的，凡十八歲至二十五歲的男女青年，不論何種階級，何種職業，均須參加這個團體，替國家做六個月的苦工。德國一九三五年三月七日法律，凡欲進大學的學生，須先在營內服務六個月。

服務者清晨從公共的休息所裏出來，聚某在工作場所從事，開墾荒地，建築道路，樹植森林，修築河堤，各種工作，意在增加土地的價值，建設新興的城市，這是德國

的新政策，力求內地的發展，來抵償因和約而失去的領土。不過實際上，教育的價值，却遠勝于經濟的目的。

大學學生，工廠工人，鄉下農夫聚在一處，參加同一的工作，過着同作同息的生活，實爲發展團結精神的良好方法。彼此不僅可以交換智識，傾吐意見，同時並可以了解對方的地位，認識一國人民相生相養的聯立關係。工作以外，着重有規則的遊戲和道德訓練。他們紀律很嚴，期望每個青年在成爲有用的和負責的公民以前，都需要經過一個紀律的生活。現在記下他們每天生活的秩序，以示一斑。

四時半起身，某隊跑步，然後預備早餐，整理床鋪，列隊升旗。同時由指導員分授當日工作命令，于六時一律出發工作。通常住所至工作場所，須步行半小時或一小時。每星期工作六日，每日工作六小時，自上午七時至下午一時。下午做有規則的遊戲，和軍事化的操演。晚間則有講演討論，音樂等集會，十時就寢。我們不能說德人歡喜平常，在工作之間，表露真的價值和滿意。

三、鄉居年 (Landjahr)

城市兒童在完成強迫教育以後，不是馬上就出外服務。他們由政府出費，送往鄉間，接受軍事、農業、政治訓鍛一年，然後再入謀生之途。他們通常住在鄉村學校或私人住宅，作息時間表亦經嚴格規定。六時至九時軍訓，然後男子往山林田野，協助農人工作。女子則看護農家兒女，或幫做園藝。下午運動，或講授歷史、人種學、民謡、農藝等課程。

這不特使他們在投入社會之前，得到一個軍事澈底的訓練，而且還能喚起在鄉村工作人們愛護鄉土的觀念，不致結隊成羣地趕向城市，致發生人口偏枯過剩之弊。同時

這些兒童，不久就要找尋職業，也可以因此而引起他們愛好鄉村生活，留為農夫工匠，而定久住之計。所以這個政策，一方使兒童得到野外紀律生活的訓練，他方促進人民了解和愛護農村生活及調整城市和鄉村生活的失均。

普魯士于一九三五年，在這個計劃之下，曾送出城市兒童三萬一千人至于鄉村。聯邦教育部長羅斯克（Rusk）極力主張全國城市兒童，統能享受這個機會，可是由于天下經濟的不景氣，最後的成功，恐尚須經過相當的時日。德國青年訓練的實施，有一個通盤的計劃。牠包含着

每個青年，每個生活階段。兒童從十歲不論其社會和經濟的背境如何，統有繼續接受該種訓練至二十五歲的規定。

而每個階段的訓練，都負有特殊使命，去完成其他階段的教訓。兒童在十四歲時，完成了強迫教育，大都投入職業界，對於青年團訓練的機會，自較其他在校兒童減少，德國則又于完成強迫教育以後一年，切實的施以一種特殊訓練。又在十八歲的時候，完成青年團訓練，便繼以服務營的創設，其工作較青年團，更為深切。

這樣接着步驟訓練全國青年，養成健全的身體，堅強的意志，自衛的能力，實值得我們特別的注意。國際間的親善和平，早成為口頭高調，狹義的愛國主義，正在歐洲各國抬頭。我國處此強隣交迫，若不加緊推行全國人民的訓練，以求自衛，將何以生存于國際間的鬥爭之中？

固然，一個偉大的計劃，當設計時，關於經濟問題，必須經過相當的考慮，然後整個的計劃，方能迅速地進行無阻。關於這點，在民窮財盡的我國，尤當格外注意。否則計劃雖然完整，一遇經濟阻力，便須半途而廢。甚或計劃，成為紙上的空談，也是在我國慣見的事情。但是以戰後經濟枯竭的德國，而有此整個青年訓練的實現，我們不

能不佩服牠思考的周詳，和處事的堅決。青年團晚會集會室，通常借用日間學校的教室，佈置簡陋，除一長方桌數條櫈凳以外，別無長物。野營生活，更為簡單，住所飲食，均由參加者自理。至于服務營的利用蓬帳，木房，鄉居年兒童的利用日間學校，解決了住宿問題，再由他們自己輪流處理簡單伙食，所以國家並不用擔負大批的錢，去維

持他們的生活，一面達到鍛練的目的，一面出于他們的服務，還可以替國家生產。戰極希望祖國，能夠應用這個原理，用極少的錢，來得到大量的收獲，不要將物質設備，作為評判成績的標準。

（程國敬、二五、五、二〇寫于柏林。）

Oswald Spengler 及其著作簡單介紹

書評

上月十二日自德國南部之明欣城傳來史班格勒氏逝世

這兩本書的帮助，寫出這一篇簡單介紹。

的消息，我當時很想寫一篇文字對於史氏之爲人及其思想作一次總括的介紹，以紀念這個二十世紀初期的思想界怪傑；但由於兩種原因未能如願；第一，史氏著作宏富非一編簡單文字所能詳盡，第二，我手中現有的只一本『生死存亡之年』，和一本反對史氏的著作『勝利之年』(Gruendel所著Jahre der Uebervindung)，其餘各種重要參考書籍一時無從搜集，但我總覺得對於這個剛剛逝世的怪傑應略爲介紹於我國思想界，所以我一半憑個人的記憶，一半藉

Spengler是誰？歐戰暴發後，世界上的大大小小的國家民族都忙於戰爭之參加，雖對於歷史的將來滿抱着懷疑，但不是沒有工夫作安靜的思索，便是不敢正面去探詢這個黑漆的將來問題，不敢，誠然是不敢，因爲這個問題太令人可怕了，戰爭的結果是什麼？世界上誰將滅亡？誰將發展？任何一種光明希望是沒有的，悲觀的魔神業已潛入一切人類的心靈；不過因爲怕思索，不敢探詢，所以直至大戰告終，無人敢對於將來問題作任何表示。

這時在歐洲的中心德國有一個身材不及中人，寬寬的膀背，身體表現着不健康的情調（所以不得到前線參加殺人工作），但他却有兩隻精神赫赫冷酷閃灼眼睛而内心滿獲着非常強烈的預言家的慾望和本能，是時史氏孤寂的坐於研究室中，靜觀歷史的演進，以他的直覺和哲學中慢慢成熟了他的悲劇主義人生觀，而表現於他的第一部震驚一

世的偉大著作•自『西方之沒落』(*Untergang des Abendlandes*)

或可意譯為『西方文化之沒落』)問世，於是

向未被世人注意的私人學者，忽然變成了社會注目的中心

。『沒落』！這是多們怕人的口號！多們驚人的預言！他

這個預言家發表當時千萬人心中久已模糊有之，但絕不敢

而且不能明白的思索，更不能而且不敢公然說出的思想，他的態度是神密的，關於個人私生活，僅有人知道他生於

一八八〇年，德國中心的一個小城市，生活於德國南部大都市的明欣城。但他的言語却非常的冷酷，他宣言西方文化已到沒落時期，人們只有張大眼睛等着悲劇的扮演，『無法轉換的命運』，『不能避免的悲劇』！

Spengler 的神祕名字伴着他的『沒落』突然佔據了百戰百勝的德意志民族心情，成了社會思想界的中心，不

久，拉丁亞美利加開始譯去『沒落』，以後日本，英國，美國、法國，於是西方文化下的民族都圍繞着這個悲劇主義者在等候『沒落』之來臨，這是無足奇怪的，戰爭及經濟恐慌摧毀了一切一切秩序及希望，不『沒落』還待怎的！

『西方之沒落』(*Untergang des Abendlandes*)

此書分上下兩部，第一部(五五〇頁)：『形態與實際』，其中共分六章：(一)『數字之意義』；(二)『世界史之問題』；(三)『大宇宙』；(四)『音樂與影刻』；(五)『心靈形態與生命覺感』；(六)『浮士德與日神之自然智識』，第二部(六六〇頁)：『世界史之循環』，其中共分五章：(一)『都市之原始』；(二)『國家』；(三)『亞拉伯文化問題』；(四)『都市與民族』；(五)『經濟生活之形態世界』。

史氏用其充滿了詩意的筆調，美麗無比的文字，在這部著作中充分的發揮出他非常的哲人、詩人、史學家而兼預言家的本能。他以為——這是他的新發現——世界任何民族文化皆循生物學的進化原則而演進，即每種文化都有四個必然的階段：幼、壯、老、死，第一個階段為文化之發生時期，充滿新生的力量與創造本能；第二個階段為文

化之成熟時期，都市漸漸發生；第三個階段爲衰老時期，大都市中智識份子之發生及形成能力之極端發展；第四個階段即最後之階段，世界都市文明發生，同時人類即與文化漸漸脫離心靈的關係，一切趨向於世界主義，歐洲即正處於這個階段中。依史氏，文化並無進步可言，每民族之文化自成一歷史事實，各循幼、壯、老、死四個階段而前進，而沒落，這無法轉換之『命運』(Scehicksal)，這是歷史必然現象。文化與文化之間既無進步可言，當然一切文化皆有其同等價值，如埃及文化，希臘文化，印度文化，中國文化及西方文化。

史氏以爲文化有一個靈魂的 (Kulturseele)，例如古典文化（希臘文化）「和西方——浮士德文化」的區別即在前者沒有「時間觀念」而後者則建立於「時間觀念」上，『古典之數字觀念認萬物爲已有，爲定量，吾人則認爲變化、關係、作用』。文化之沒落爲『命運』問題，『命運』則爲無法轉換的世界史之主人，這是史氏學說風動一時的中心點。

『普魯士主義與社會主義』(Preussentum und Sozialismus)

一九一九年後，德國政權落於社會民主黨手中，社會主義一詞被社會認爲天經地義，如日中天。社會主義？這是什麼？『沒落』出世不久，史氏的抗議也提出了，針對當日流行的社會主義觀念。又是一次驚人的舉動。他不但提出了抗議，而且大胆的無畏的向流行的社會主義作死攻擊。『第一個有社會主義意識的人不是馬克斯而是佛烈得力維廉第一世』。普魯士主義及其階級思想乃是真在社會主義，普魯士王大佛烈得力所說：『我是國家之第一個僕人』，便是證據，『假使人人有此觀念，則社會主義早已成爲事實矣』。

吾人今日之使命『在自馬克斯主義下解放德意志社會主義』，這種倔強大胆的宣言，便十足的表現史氏的人格精神。『普魯士主義與社會主義』一書對於『德意志主義與英吉利主義』會作比較觀察，其議論十分精到。德意志人與英吉利人兩者皆來自北方之諾爾曼人種，然而因地理環境及歷史進化之不同，遂使兩者發生不同的現象形態。英國人重自由，德國人則重團結，英國人趨向於商人，工業家，私人殖民地探險者；德國人則趨向於軍隊，官吏，有組織之工人團體。『人人爲己』——這是英國式的，大家

爲大家——這是德意志式的』。

『人與技術』(Der Mensch und die Technik)

什麼是技術？技術在人類史中有什麼意義？什麼價值？什麼形上學的地位？史氏的答案是：技術是很早已有的，早在人類與其他動物未能分別以前，已經存在了。生活即是奮鬥，在奮鬥中人類應用技術爲生活的手段，生活是一種統治勢力之奮鬥，凶殘的，無情的。

生物界中分食草動物及食肉動物，而人類則屬於後者。惟有哲學家們，神學家們因爲有一個理想所以失掉了『吃肉』的勇氣，所以『理想』即是懦弱 (Ideal ist Feigheit)，食肉動物爲一切自由活動生命界中最高者，他會奮鬥，會破壞，而這便是動物道德，所以具有猛獸情性的人才是人中最貴的，——自這一點上看，史氏思想頗與尼采學說相近。

但人何以成功了與其他動物不同的人？史氏的答案是：因爲人忽然長出了兩隻手，有了手的人，便有了武器，會利用腦力，有了創造能力。但人的心靈却是孤獨的、爭鬥的、善於懷疑的，對於威權與財產是常有貪心的。人的心靈裏有了『我』和『我的』觀念；牠能感覺如果自己的刀

子刺入敵人肚裏時有一種什麼樣的陶醉的感覺，如敵人的血味和呻吟聲音向他撲來時；復仇是人性裏一種天然的壓力。

人類史的大變動爲人類開始有計劃的活動，言語即因此發生，言語與雙手爲人類活動之工具，但思維與實行爲有一重要之分界，因此分界所以工作中分爲兩種人物：命令的和服從的。這是一切技術之基本形態。

人類進步到使用機器，人類之活動已進入一新的階段，而新發明之速度必導文化於極危險之境，於是悲劇開始了，何以故？發明者沒有繼起人而將其技術轉教給有色人種——這是告密！西方失業恐慌並不止是恐慌而已，而是沒落之見端……技術史已將近於無法逃避之結局，時間不容停止的，一切趨於沒落，惟有夢人才相信其有出路哩，樂觀主義即等於怯懦主義！

『生死存亡之年』(Jahre der Entscheidung)

這部書原名『生死存亡之年，第一部份，德國與世界史之進化』，一九三三年七月出版。史氏的根本主張似乎與以上各書無何區別，不過他除相信必然的沒落外，主張對『命運』予以反抗，雖然他仍以爲反抗是無用的。請看

他在該書的第一頁引用 Richard Wagner 的詩句；

“Im zwange der welt

“Weben die Nornen

“Sie koennen nichts wenden noch wandeln.”

他在序言裏說：『世界政治的舞台尚未閉幕，最高大的犧牲正在開始，這是任何現存民族偉大或滅亡之機。但年來之結果予吾人以希望，即問題尚未解決，吾人——正如卑斯麥時代——尚可以成為歷史的主體，而不純為客體。我人生存之現在是一個非常時期，——即是說：可怕的，無幸福的時代。偉大與幸福是兩回事，兩者之選擇在乎吾人。

任何生於今世之人，即無幸福可言，然而吾人能依志願成爲偉大或渺小』。

『生死存亡之年』分四部份：（一）政治水平線：（二）世界大戰與世界列強；（三）白種人之革命；（四）

寄 稿 的 人 們

張丕介這篇書評，費了很大的工夫寫的，我們十分感謝。

程國欽現留學德國。他寄來這篇稿子，使我們知道德國青年訓練的情況。希望他能繼續寄稿來，使我們對於歐洲的一切，不至隔膜。

柳君石顯然是上海教過書的人，他有個遺囑：「不遺子女進上海的大學」。

有色種人之革命。這部書文字之美，結構之嚴，取材之精，爲各書之冠；然其悲劇主義則與以前各書無何區別，而其立論程序亦大體相仿。他是一個歷史學家，所以扮出許多寶貴的史料來，證明近代西方文化之破壞。破壞的原因則約爲三端：（一）殖民地民族（有色種人）學會了西方文明，利用西方機器作大規模生產，使西方經濟破產（由於競爭）；（二）西方文化本身進化已到第四期，不能創造，文化靈魂已不復存在；（三）蘇俄的布爾什維主義抬頭。

『白種人把技術及工業都教給有色人種了，同時白種人瘋狂般的提高工資，破壞了任何競爭能力。有色人種以其需要之簡單勝白種人。如果我們聽到說，日本在爪哇十二馬克賣一隻腳踏車，五分尼賣一隻電燈泡，那麼這便是最後一幕的鐘聲了』。——張丕介一九三六年六月三日。

林雅由行政效率想到紹興師爺，因而說到此種人的技能與其存在的必然性。可是現今，這種師爺們的承繼人，果然有何技能？有何存在的必然性？——除了一張乖乖的嘴！

程景賢在百忙中爲我們寫這篇稿子，我們自然十分感謝。吳啓中是學建築學的，所以「由西湖說到錢塘江大橋」了。張岷對於南京市政有很多建議，也許市府當局有採納的地方。

洪滌塵編著

字號五本開五十二
頁餘十四百三印排

亞洲各國地綱大史

研究亞洲人文文化
者二不助

卷之二

本書先總論亞洲之地位地勢氣候物產人種人口宗教風俗華僑分佈情形，以及亞洲自古迄今之演變及現下之民族獨立運動等。然後將亞洲各民族齊列並舉，以國爲單位，每國列爲一篇，每篇將地理歷史分別詳敍。凡是亞洲各國之地位地勢氣候物產人種人口宗教風俗，以及該民族自原始以迄今日所經過之政治上之變遷，國勢之盛衰，爭取獨立自由之熱烈，並與我國在過去與現在之關係等，均十分明白。讀後可知亞洲今日在世界之地位，亞洲民族對於世界所負責任之重大，及吾人應行努力之途徑。

全一冊實價國幣一元九角

函購郵費國內奉送國外加四多還少補



25-276

總論
亞洲的地圖·亞洲的歷史

東部亞洲

第一篇日本·第二篇琉球·第三篇
台灣·第四篇朝鮮

南部亞洲

第五篇菲律賓·第六篇荷屬東印度
(附英屬東印度)·第七篇越南·
第八篇暹羅·第九篇緬甸·第十篇
印度·第十一篇不丹哲孟雄尼泊爾

西南部亞洲

第十二篇土耳其·第十三篇伊蘭高
原諸國(波斯阿富汗俾路支)·第十
四篇阿拉伯諸國(阿拉伯敘里亞巴
力斯坦伊拉克)

北部亞洲

第十五篇西伯利亞(附中亞細亞)

本刊第八期內容

過渡條款與過渡憲法	王季高(一)
朝野注目之農村合作事業	陶咸九(六)
救亡圖存之道	許應期(九)
三上參次與杜重遠	林雲谷(三)
評「推行注音漢字辦法」	龔啓昌(五)
話劇的前途	蘇茹(八)
行政與政制	江康黎(10)
通信一則	書評
時昭瀛(11)	時昭瀛(11)

刊例	目	價等	地位
地函詢卽行奉復。	優等	特等	底封面之外面
(一)知酌函詳細查詢。	(一)封面之裏面	六十元	全面
(二)收製版形請向南京鐵管巷瑞福里本社廣告股接洽。	(二)底封面之裏面	四十五元	半面
(三)廣告均為白底黑字，用與原地位同樣之紙張排印。	正文	五十元	四分之一
(四)欲	中間	三十五元	
(五)欲	四十五元		
(六)欲	二十五元		
(七)欲	十五元		

南京鐵管局
編輯者 發行者 是非公論旬刊社
瑞福里三號
南京國府西街
印書館 印記公山中
電話二二六九八
印刷者

南京 上海 漢口 廣州 北平 天津 蘇州 無錫 鎮江 徐州 杭州

新街口

妙機百貨公司

飲食部

部

部

部

冰結

連

衛生冷品上市

部

部

部

冰結

連

衛生冷品上市

部

部

部

外賣冰結連以一元起隨喚隨送

部

不取送力請撥電話二一〇八五號
經濟西殮客每六角
公司大菜客每元

公

司

大

菜

元

擴充二樓雅座舒適潔靜

部

部

部

裝璜精美

地點適中

西餐名點

招待週到
一應俱全

中山東路 68-70

禮查咖啡館

城南九兒巷

永源祥

文具

紙張

印刷刷

電話五二四五四

筆墨文具紙張

機關學校用品
一應俱全

老曹秀文筆墨莊

地址：太平路

電話：二三五四五三